

纸上山河与脚下故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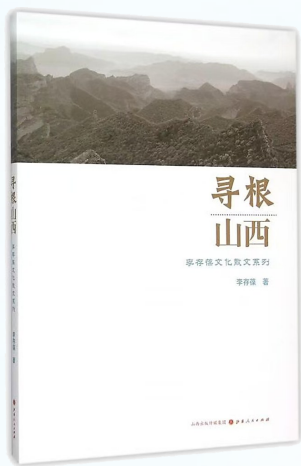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重读《寻根山西》

□ 李娟娟

六年前读李存葆先生的《寻根山西》，只当是赴一场文字的盛宴，那些文字里触及灵魂深处的反思没有具象化的支撑，彼时的我，对山西的印象仅停留在零散的地理概念与模糊的历史符号。六年间，足够的时间让我有了遍走三晋大地的机会，如今，回头重读，《寻根山西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读本，更多的是一场迟来的自我与历史之间的深刻相认。

李存葆先生是山东人（现在的籍贯），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位山东作家书写山西，这或许可以成为一部文笔优美的文化大散文集。但当我知道作者本人就是那场“洪洞大槐树”移民运动的后裔时，全书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因此，无论是从《大河遗梦》《祖槐》，还是《飘逝的绝唱》《东方之神》，亦或《霍州探泉》，所有的历史追溯、文化剖析、山河礼赞，都能找到一个坚实的情感支点，那就是他个人的“寻根”之旅。作为有着双重身份（祖籍山西洪洞，现籍山东五莲）的他，既能以稍带距离感的眼光审视山西的历史文化，又能以“归乡游子”的切肤之感去体会其中的特色温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写山西，不是在写一个“他者”的省份，而是在向我们吐露“我从哪里来”，这也使得李存葆先生的叙事视角非常独特。

壶口瀑布的壮美，是我与《寻根山西》的第一次现实对照。当真正站在吉县岸边，目睹数百米宽的黄河水骤然收束至二三十米，以千立方厘米每秒的流量从二十余米高的陡崖舍身砸下，“千里黄河一壶收”顿时有了具象可感的鲜活模样。水雾腾空如烟，声震似旱天惊雷，那道世



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，以一种近乎暴烈的力量，瞬间将我脑海中所有关于黄河的文字描述击得粉碎，代之以一场关于民族血脉沉甸甸的现实隐射。与此同时，李存葆先生目光聚焦的山东段黄河，不再是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磅礴，而是河床彻底干涸龟裂的景象。宽绰的河床裸露着，农民在河床里挖沙，牛羊在枯草间觅食，曾驮载过喜悦和激情的赭黄色波涛消失了。远古的河流域记录着中华先人的峥嵘岁月，历史的沉淀也使黄河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，蕴含着深邃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。因此，对于李存葆先生而言，“寻根”在某种意义上，也是在“寻河”，是对文明母体的深情回望。

一个时代的大迁徙，往往是文明的必然。对远方的向往是现代人的时尚，然而在远古传统中国人的骨子

里，对“根”的依恋是刻骨的执念。在明王朝的背景下，一场规模浩大的强制性移民运动就此展开，绵延数十年，涉及百万人口，背后是无数个体和家族离乡背井，告别尧天舜日耕耘过的土地的悲壮。每一次大规模迁徙，都必然催生着深刻的文化碰撞与融合。语言、饮食、风俗习惯，在迁徙的路上相互交织、相互影响，最终孕育出新的、富有生命力的地方特色。由此，“山西洪洞大槐树”也超越了地理坐标，成为无数国人精神世界的文化图腾与情感原乡。即使历史的进程总与阵痛相伴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不乏包含着李存葆先生强烈的文化认同。

如果说《祖槐》是李存葆先生对地理故土的深情追寻，那么《东方之神》便是他对这片土地精神内核的极致致敬。关公，这位从河东大地走出的英雄，在李存葆先生的笔下，跳出单纯历史人物的局限，化作了屹立千秋的东方之神。身后千余年，世人对关公的崇拜早已跨越时空，遍及四方，从晋南故里到两湖岭南，从港台地区到东南亚诸国，关帝庙宇遍及九州，目前世界上148个国家和地区都建有关帝庙，关公信仰早已升华为一种精神力量。李存葆先生在《东方之神》中倾注了极大心力最多，篇幅最长，甚至不惜附以“赘语”，坦言自己为写好关羽，曾两度深入晋南采访，却迟迟不敢落笔。只因这一题材太古老、太庞杂、也太宏大，他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有驾驭和表现这个题材的能力。在他心中，寻找关羽就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所定位的“人格的坐标”。

于我而言，《东方之神》也伴随

着对晋南的认知逐渐加深，此前求学时，因晋南同窗初识“河东”“河津”“闻喜”等地名，工作后，友人盛赞运城之深厚文脉，邀约共赴此地。数年前又一好友游历运城，回来后分享鹳雀楼的雄浑、《西厢记》的温婉、七彩盐湖的绮丽。如今，这些地名、景致与人文，都在李存葆先生《东方之神》的文字里，被赋予了愈发厚重的文化底色，读罢这般宏大而深沉的精神叙事，我想，绝大多数人都会有如此感受：无需过多华丽辞藻赘言，唯有心怀赤诚与敬畏，细细感受一脉相承、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，读懂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血里，从未磨灭的根脉信仰。

行文至此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李存葆先生的“寻根”并非全是严肃的历史考究，更浸润着浪漫主义的现代笔触，《大河遗梦》中，在河口，他称此处是“大河与大海的亲吻点”“金涛和碧波的拥抱处”；《祖槐》里，在汾河岸边他说，“大河与沃野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侣，花香鸟语是水土交融的结晶”“文明常常与大河联姻”；《飘逝的绝唱》里，他把中条山中那碧玉般的泉水，写成“大山梳妆的明镜”，把涟漪叮咚作响，看成是“奇峰怀抱里的琴弦”；《霍州探泉》勾勒出“垂柳金发拂动，春桃乍卸粉红装”的景致。这些唯美的叙事，让厚重的寻根之旅多了几分诗意，也让山西的山河气韵更鲜活动人。

表里山河，三晋大地。这片被严重低估的土地，承载着中华文明最厚重的根脉。感谢李存葆先生的《寻根山西》，感谢他在“寻根”中为我们构筑悲壮的崇高，也得以让我在这场重读中循着他的文字，完成从模糊的想象到清晰的“相认”。



诵一曲《离骚》

遇一位故人

□ 卫彦琴

2026年初与文友相约背诵《离骚》，用了十几天时间总算能流利地背出来了。当那些曾经令我望而却步的奇字古句，慢慢在唇齿间变得温软、驯服，就像春冰消融般汨汨地淌出一道活活的水时，我这才惊觉，文字竟然有这般魔力——能让两千年前的那个峨冠博带、行吟泽畔的身影，从手中的书页里蓦然站立起来，带着体温出现在面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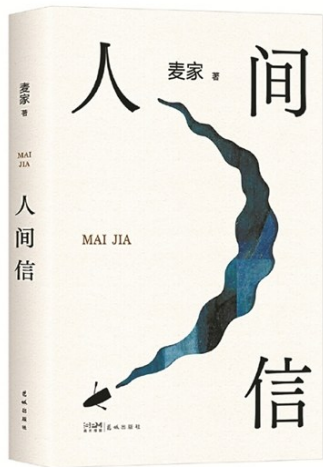
此刻，他已经不是史册里那个被符号化的“爱国诗人”，而是一个与我一样活生生的普通人。我能听见他长长的叹息，那叹息里有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”的无奈，有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孤绝。他明白“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”的时不我待，也懂“民生各有所乐兮，余独好修以为常”的不同追求，但他的苦闷，是浊世清流无处可归的苦闷；他的执着，是在遍地泥泞中仍固执地举起一朵幽兰的执着。那些芬芳的草木，那些驭龙乘风的奇幻神游，不是一个飘渺的梦，而是一个清醒者在绝望中为自己搭建的精神宫殿。他在其中一遍遍突围，又一次次跌落——每一次“陟升皇之赫戏兮”，紧接着便是“忽临睨夫旧乡”的戛然而落。这种循环往复，何其悲壮，又何其天真。

他太聪明，聪明到一眼看穿世情的虚伪与污浊；他又太幼稚，幼稚到相信可以用一身洁白去对抗漫天的浑浊。正是这种矛盾，让他变得血肉丰满。当我背到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时，舌尖感受到的不再是名句的铿锵，而是一种近乎颤抖的炽热。那是一个孤独灵魂在无尽长夜里，为自己点燃的、永不熄灭的火把。

如今，他不再陌生了。每当闭目吟诵，便觉得那位形容枯槁的三闾大夫，就站在光阴的彼岸。江风拂动广袖，他眼中映照楚地的山川与暮霭，也映照后世无数个寻求理解、渴望共鸣的我们。这场穿越时空的“相见”，让我明白：真正的经典，不是用来膜拜的，而是用来相遇的。当你用声音、用心神去拥抱那些文字时，古老的魂魄便会苏醒，与你共悲欢，同呼吸。

荐书 新华书架

麦家《人间信》：
如何在逆境中倔强地生长



本书是麦家沉淀五年的长篇小说，以少年蒋富春的视角，潜入人性深处，讲述了四代人半个世纪爱与恨的循环往复，细腻描绘了家人之间的羁绊与成全，展现了富春江畔斑斓的世态民情。作者在书中展现出了对自我心灵史的回溯，同时也把个人命运同时代变迁紧密相连。他写尽人们穿行缠斗的一生，在光明与黑暗的混沌边界探索，将心里事和盘托出，给予被过往和缺憾困住的人勇气与力量。

我随随我 择善从之

□ 梁镇川

我随、随我，是《易经》随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，也是人世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。请注意，这里所说的“我”，不单指一般所说的我，而是泛指你、我、他（她）的“众我”。是的，人世间就是这样的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我要追随别人，别人也会追随我，哪个人能“我随我”而独立存在呢！

先说“我随”，就是我要追随别人。人生在世，为人也好，处事也罢，定然是不可能孤家寡人、孑然一身，独立存在的。呱呱坠地之后，我要追随父母亲，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，一步一步成长；童稚青少年时期，我要追随老师，启蒙受教，学海漫游，增长知识才能；步入社会之后，我要追随社会贤达，追随光明正义，为身家生计、为国家和社会，贡献聪明才智……可以说，人之一生，无时无刻不在追随随着什么而走完全程。

再说“随我”。从小到大、有生以来，我虽不才，也是有众多追随者的。孩童时期，众多发小伙伴，一起打瓦滚环，玩耍游戏；上学之后，同伴学友，寒窗苦读，一起相伴成长；工作以后，也有志同道合的同事、志趣相投的朋友，相随相伴，为事业、企业而劳劳不息；即使离退休之后，步入老年，也有耄耋老友棋牌娱乐，共享晚景。而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老伴儿，则是情投意合、日夜相随的他（她），共度日月春秋，共同撑起身家生计。

总之，随卦阐释的是追随、随和的原则。每一个人都处在社会之中，或者人追随我，或者我追随人，都不可能独立、孤立存在。而人与人之间，由于修养高下有所区别、学识多寡有所不同、个人利益有所冲突、追求目标有所差异，于是便形成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但不管有多么错综复杂，追随、随和是存在的、必不可少的，是人人要为之的社会常态。总的原则是，追随、随从必须抛弃个人的私利、私见，追随众意，追随正义，追随众利，择善而从，才能维系安乐和谐的社会。应当以诚信为基础，以真善美为标准，以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利益为依归。特别是当你春风得意、财富累累、权势极盛之时，看似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，但此时极易得意忘形、为富不仁、以势凌人。唯其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，更应“有孚在道”、“孚于嘉”，万不可贪图近利，迷恋私利，有失本分。唯有至诚，才能精诚团结。这便是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。

